

事文類聚

續集

六十七、六十八

在
61
2

漢書門		六	二	六	類
一	二	五	二	函	架
一	二	三	四	冊	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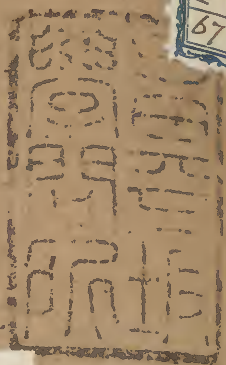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漢書
三	六	二
六	一	二
五	函	架
二	冊	架
一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126
冊數	61 (35)
函號	365 31



事文類聚續集 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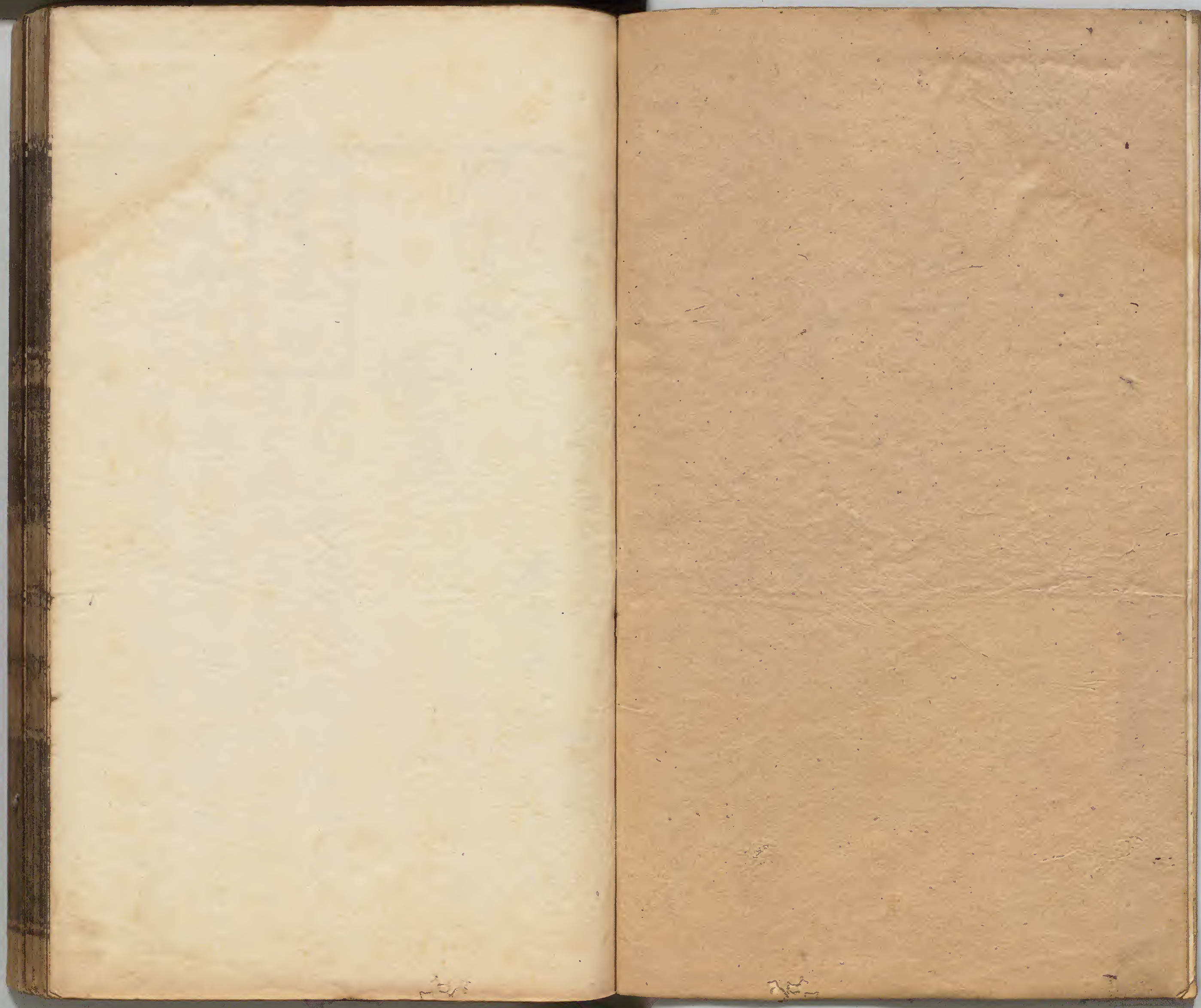
十五



267

東京圖書館			
一	二	三	漢書門
冊	號	架	類
			函





續編古今事文類卷之十八

續集

燈

建安祝穆和父編

燈火部

燈

燈檠

燈書

淺草文庫

羣書要語

燈火也燈燭燼曰炆似也切膏以明自煎漢書焚蘭膏以繼晷進學

解金缸銜壁是為列錢注燈盞列於室有似列

錢班西都賦輝輝朱燼焰焰紅熒庾信賦燼長

宵久光青夜寒同上

詩句 含光似燭龍謝朓 夢見燈生暈謝朓 燈殘

猶未滅將盡更含輝紀少喻 頭白燈明裏何須

花燼繁 燈花何太喜酒淥正相親杜 燈影照

無寐杜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韓 夜擁翠幙

張紅燈歐

古今事實

燈花占瑞

樊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受命於天云有瑞應
豈有是乎賈曰日暎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鵲
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

宜然西京雜記

豹髓鳳膏

武帝既耽於靈恠嘗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
青錫為屑以純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
光不滅有雙蛾如蜂赴侍者舉麟鬚之拂以驅
之洞冥記

燃燈宮中

漢武帝祈王母於宮中燃九光之燈內傳

逼嫁燃燈見婚嫁門

燈下鬼現

嵇中散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
遂長尺餘單衣革帶嵇視之既熟吹其燈滅曰
吾恥與鬼魅爭光

語林

衣帶炷燈

皇甫無逸為益州長史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
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為炷其廉
介如此

權油禁松明

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正令權油以助軍須
俄有司言官油沽賣不行多為松明撓奪乞行

禁止蓋民間燃松明為燈故也優人張廷範曰
更有一利便可并月明禁之茂正大笑松明之
禁遂止

易齋笑林

掌中可照

佛圖澄預知劉曜之敗令童子潔齋七日取麻
油合燕支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
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皙以
朱條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悅遂赴洛拒
曜生擒之

晉藝術傳

燃燈密室

置燈帳中

並見勤學門

作鴈足燈

係燈檠

黃山谷與党伯丹書云欲作錫燈檠一枚高七寸盤闊六寸足作三鴈足不須高受盞圈徑二寸半盞面三寸著盞傍作小圈如釵股屈之鴈足燈漢宣帝上林中燈制度極佳至今士大夫家有之

古今文集

雜著

長明燈頌

高邁

離婁之目處闇室或不能覩燈處之皎如也澄公之掌在玄夜或不能照燈在之了如也故大雄氏以方便力救黑暗界藉其光誘其人佛所以有燃燈名法所以有傳燈義大抵長明燈是其蘊乎夫日主晝太陽之精中則昃昃則沒我長明燈不沒月主夜太陰之精滿則虧虧則盡積苦爲海舉足見溺積邪爲山舉足見礙竟不能髣髴之或髣髴之不克成就之言之可爲長歎我邑中有俊傑主此燃燈精進成就於安融

寺藏經院且夫蘭炷爇火吾見其盛未見其微也鐵盆盛膏吾見其增未見其減也一籠而四時長花滿室而終歲不夜人見之一作禮眼蒙利再作禮心蒙美眼自相照了內外由是洞徹然則終日見燈未嘗見燈終日不見燈未嘗不見澄夫達觀者乃如是也意者不獨如此直上照一天二天乃至三十三天無門不開恒沙善人由茲而入直下照一地二地乃至一十八地有獄皆開多劫罪人由茲而出若然者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可思量耶我長明燈實相功德亦復如是邁三數年內願銘頌之間迫賤事未搆斯文一朝染目疾朦朧不自審從何得也遂夢神人語邁曰子於長明燈其有負乎邁應聲而寐寤而起起而作頌明日目愈頌曰見外燈長明見內燈長明萬惡自光中滅萬善自光中生不見一燈百千萬億燈乃至於無窮不見一人百千萬億人歸之於大同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弟子作頌允執厥中

燈花讚

宋白

灼灼燈華耿耿秋夕人愛其才我愛其容

律詩

燈花

梅聖俞

灼灼生寒燼終朝照席明從教占有驗燃滅本無情

燈花

韓愈

今夕知何夕花燃錦帳中自能當雪暖那肯待春紅囊裏排銀粟釵頭綴玉蟲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翁

詠燈

石曼卿

迴鱗抱雙帶倒鳳吐丹榮水宇寒生暈風疏動有聲燼垂金藕細影透玉荷清斗帳依東壁誰人夢不成

讀書燈

張商英

小籠踈四面明紙罩孤燈自小共寒熱相親如友朋舊書曾遍照新燭莫相憎幾為吟詩苦留光到夙興

南唐烈祖在徐温家作燈詩云

一點分明直萬金開時惟怕冷風侵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尊前不盡心

古今詩話

寒燈

楊廷秀

老穉都眠我獨醒寒燈半點伴三更雙花忽作
蜻蜓眼孤焰仍懸玉膽瓶

燈

韓喜

分影由來恨不同綠窓孤館兩何窮熒煌短焰
長疑暗零落殘花旋委空幾處隔簾愁夜雨誰
家當戶怯秋風莫言明滅無多重曾比人生一
世中

長明燈

羅隱

破暗長明世代深煙和香氣兩沉沉不知初點
人何在祇見當年火至今曉似紅蓮開沼面夜
如寒月鎮潭心孤光自有龍神護雀戲蛾飛不
敢侵

古詩係燈檠

短檠歌

韓愈

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黃簾綠幕
朱戶閉風露氣入秋堂涼裁衣寄遠淚眼暗搔
頭頻挑移近牀太學儒生東魯客二十辭家來
射策夜書細字綴語言兩目眇昏頭雪白此時
提挈當案前看書到曉那能眠一朝富貴還自
恣長檠高張照珠翠吁嗟世事無不然墻角君

看短檠棄

詩話

燈檠精

宋潛為甘陵巡檢故人趙當訓其子弟忽見美
婦人立燈下唱曰即行久不歸妾心傷亦苦低
迷羅箔風泣背西窓雨遂滅燈趨趙就寢曰妾
本東方人鬻身彭城郡今郎觀光上國孤眠暗
室故來相伴明夜又來唱曰一自別來音信杳
相思瘦得肌膚小秋夜迢迢更漏長守盡寒燈
天未曉後又曰獨倚朱扉翠黛嬾傷嗟良夜暫

相親如今且伴才郎宿應為才郎喪此身諸生
恠趙精神恍惚具告其父潛往觀焉見一婦人
唱曰向曉臨鸞拂黛眉紅天艷冶照羅幃不辭
夜夜偷相訪只恐旁人又得知宋大呼遽入以
手抱之甚細視之乃一燈檠耳焚之

雲齊廣錄

燭

燭蛾

羣書要語

司烜氏掌以燧取火於日以供祭
祀之明燭周官侍坐於所尊燭至

起注異晝夜也禮記燭不見跋注跋本也燭盡

則去之

禮記

明燭宵舉則飛蟲群赴

抱朴子

蘭

膏明燭

注

以蘭漬膏取其香也

宋玉招魂

揚丹

輝之煒煒識朱焰之煌煌

傳咸燭賦

飛蛾

善拂

燈一名慕光

古今注

凡草木蟲以蛹化為蛾甚

衆廣志愚人貪財如蛾赴火

支曇賦

詩句

何不秉燭遊

古詩

題詩蠟炬紅

檢書燒

燭短

更長愛燭紅

並杜

庭炬拆金花

唐詩飛

蛾拂明燭

張景陽

古今事實

鄰燭分光

甘茂亡秦奔齊逢蘇代為齊使秦茂曰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茂之妻子在焉願以餘光振之○齊女徐吾者東海上貧婦與其鄰婦李吾合燭夜績徐吾家貧而燭不屬或謂李吾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徐吾曰妾以貧故起常先去常後掃陳席以待來者坐常處下為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益明去一人燭不為益闇何愛東壁餘光莫之能應

遂復與夜績

舉燭誤書

鄭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謂持燭者曰舉燭而誤書舉燭舉相受書曰舉燭高明高明者舉賢而任之韓子

滅燭絕纓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王曰人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羣臣皆絕去冠纓然後上燭司馬彪戰路

不欺閤室

顏叔子曾獨居一室夜大雨比屋舍崩有一女投之叔子令女執燭燭盡乃破屋柱績至明不貳史

鑿壁讀書見勤學門

不然官燭

巴祗為揚州刺史與客坐閤瞑之中不燃官燭謝承後漢書

阿奴火攻見兄弟門

刻燭賦詩見詩門

以蠟燭炊

石季倫以蠟燭灼炊王愷以飴糖澳釜並世說

燃燭奕碁

後魏甄琛舉秀才入都常以奕碁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奴常令執燭或時睡則加杖奴不勝痛楚乃曰郎君若為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今博奕是何事也琛大慙遂研習經史

蠟淚揉紙

柳公權充翰林侍書學士每玉堂召對繼之燭見跋語猶未盡官人以蠟淚揉紙繼之

金蓮炬

令狐綯為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以金蓮花炬送還院吏皆驚

燭奴

申王以龍檀木刻童子綠衣束帶每遇夜集列執畫燭謂之燭奴天寶遺事

燭圍

楊國忠每家宴使每婢執一燭四行立呼為燭圍開元遺事

造十圍燭

五代淮南楊渥居喪晝夜酣飲樂燃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續世說

火城

本朝京師每歲正旦曉漏以前宰相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樺燭百炬擁馬方布象城謂之火城仍雜以衣綉鳴珂焜耀街陌如逢宰相即諸司火城悉皆撲滅國史補

執燭燃鬚見德量門

燃燭燃油

鄧州花蠟燭云是寇萊公法公自少富貴不點

油燈雖厠溷間燭淚成堆杜祁公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與客相對二公皆名臣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為戒歸田錄

感蛾赴燭係蛾

宋傅亮以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焉

古今文集

雜著

燭銘

傅玄

煌煌丹燭焰焰飛光取則龍景擬象扶桑照彼
玄夜炳若朝陽焚形監世無隱不彰
律詩

蠟燭

孫明復

六龍西走入崦嵫寂寂華堂漏轉時一寸丹心
如見用便爲灰燼亦無辭

蠟燭

鄭谷

仙漏迢迢出建章宮簾不動透清光金闈露白
新裁詔畫閣春紅正試粧淚滴盃盤何所恨燼
飄蘭麝暗和香多情更有分明處照得歌塵下

燕梁

古詩
係燭蛾

燭蛾

孟郊

燈前雙舞蛾獸生何太切想爾飛來心惡明不
惡滅天若百尺高應去掩明月

燭蛾

賀方回

鬼蛾來翩翩慕此堂上燭附炎竟何功自取焚
如酷感彼萬動微保生在無欲不見青林蟬飲
風聊自足

火蛾

陳去非

陽光不照臨積陰生此類非無惜死心素有賊
明意粉穿紅焰焦翅撲蘭膏沸為爾一傷嗟自
棄非天棄

火

羣書要語

燠蒸火也煨盆中火也標火飛也
燠火光也說文火化物也亦燬也

物入即皆毀壞也釋名五行二曰火火曰炎上

炎上作苦洪範司烜氏以陽燧取火於日周禮

司燿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季秋納火周禮燥

萬物者莫燠乎火易火者陽之精春秋考異火

之精宋無忌白澤圖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

無弗與者孟子

詩句鄰火夜深明杜明燃林中薪杜花光漸寒

食木燧催國火山谷

古今事實

初作燧火

古者茹毛飲血燧人氏初作燧火人始燔炙周

古史燧人始鑽木取火春取榆柳夏取杏棗季

夏取桑柘秋取柞楸冬取槐檀

或問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取一番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土寄旺於四季每季皆十八日是四箇十八日計七十二日其他四行分四時亦各七十二日共湊成三百六十日朱語錄

以火紀官

炎帝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左

火流為烏

武王既渡河有火自上復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

構火狐鳴

陳勝吳廣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里母束緼

曹參為齊相請蒯通為客初齊王田榮畔項羽劫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及榮敗二人醜之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通之於相國乎通曰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而逐之婦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即束緼亂稱也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

火治之亡肉家遂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東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物有相類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廼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禮之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通傳

火術不焚身

異人姚光有火術令吳主積荻千束火焚荻了

盡光恬坐灰中振衣而起神仙傳

撥爐中火

百丈謂馮山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云無火百丈躬起深撥得火舉以示之云此不是火師發悟禮謝傳燈錄

古今文集

雜著

火賦

晉潘尼

覽天人之至周嘉火德之為貴含太陽之靈暉體淳剛之正氣先聖仰觀通神悟靈窮物盡數

研幾至精鑽燧改火陶冶羣形協和五味革變
羶腥爾乃狄牙典膳百品既陳和羹莫醑旨酒
醲醇烹鼈煮鼉灼龜臙鱗若乃流金化石鑠鐵
融銅造製成器以戒不恭砥鍊兵械整飾軍容
四海康乂邊境無寇韜弓戢劍解甲釋冑銷鏑
爲耒鑄戈爲耨戰士反於耕農戎馬放乎外郊
及至焚野燎原陸火赫羲林木摧拉沙粒並糜
騰光絕覽雲散霓披去若風驅疾若電逝紛輪
紆轉倏忽橫厲震響達乎八冥流光燭乎四裔
古詩

夜燒松明火

蘇子瞻

歲暮風雨交客舍淒薄寒夜燒松明火照室紅
龍鸞快焰初煌煌碧煙稍團團幽人忽富貴總
帳芬椒蘭珠煤綴屋角香諸流銅槃坐看十八
公俯仰灰燼殘齊奴朝爨蠟萊公夜長歎海康
無此物燭盡更未闌

火災

羣書要語

可燿掌行火之政令凡國失火野
焚萊則有刑罰焉周禮有焚先人

之廟者則哭三日禮記火災崑岡玉石俱焚尚書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尚書俗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舊說宋門失火自汲取池中水空竭魚池風俗通

詩句玉石火炎灰韓連航一炬燒坡上堂就焚

藝山谷存身巨劫灰山谷冠蓋散為煙霧盡李連屋累棟燒成灰韓

古今事實

宣榭火

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宣

十六

柏梁災

哀二年司鐸火火踰公宮柏梁災百官宮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幙鬱攸從之

救火者賞

魯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向恐燒國哀公即將衆趨救火人盡逐獸而火不救及仲尼下令曰不救火而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今下未徧火遂救矣韓非子越王思報吳冬則抱冰夏則握火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何不試焚官室於

是遂焚宮室民莫救火乃下令曰民之救火而死者比死敵之賞民之塗其躰被濡衣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

火災而哭

成三年新宮災三日哭注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

禳回祿

鄭子產禳火於玄冥回祿注玄冥水神回祿火神也左昭十八

為火備

襄九年春宋災樂善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文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尤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端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倣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千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

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士大父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襄九

占火不驗

昭十八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禕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火焚藏室

晉平公藏火之臺燒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束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困廩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歛無已昔桀紂殘賊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此是君之福也韓詩外傳

廐焚不問馬見馬門

照燕窠延火

秦始皇時吳官吏以火照燕窠因燒吳宮六帖

焚秦宮室

項王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焚其宮室火三日不滅故杜牧阿房宮賦曰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火災不憂見救荒門

曲突徙薪見竈門

起屋厭災

漢柏梁火粵人勇之言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千門萬戶郊祀志

巽酒救火

樂巴為尚書郎王朝大會巴獨後到得酒不飲西南巽之有司奏巴大不敬巴謝曰臣本縣成都失火故巽酒以為雨後成都奏火得雨而滅雨中作酒氣也本傳郭慮從南郊舍酒東北三巽云齊失火以厭之後齊果上火事汝南先賢傳樊英隱於壺山嘗有黑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後有從蜀來者云是日大火黑雲平旦從東起頃更大雨火遂得滅

降雨滅火

劉昆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
多能降雨止風詔問反風滅火虎壯渡河何以
致此昆曰偶然帝曰此長者之言也本傳

失火救棺

郅惲為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火
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會火滅東
觀漢記劉殷曾祖母柩在殯西鄰失火風颺甚
盛殷夫婦叩殯火災遂越燒東家崔鴟前趙錄

積油生火

積油萬匹則自然生火恭始中武庫火積油所
致也博物志

火災償失

梁鴻牧豕長安上林苑中失火延人家問所燒
物悉推豕償之其主言少鴻願以身作躬執其
勤

民安夜作

廉范為蜀郡成都地迫屋狹百姓夜作以供衣
食又禁火民復斃之失火者日屬范令夜作但
使儲水百姓皆悅

夢舞拍手

馬興平問素統曰我昨夜夢舍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何也統曰馬者火也舞為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步歸而火起

火焚故寶

張華為司空武庫火華懼趙王倫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王莽頭孔子履盡焚見漢高斬蛇劍穿屋而飛

晉書

因火知量

晉王獻之與父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

遽走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

齊褚彥回宅失火煙燭甚逼左右驚擾彥回

神色恬然索輿徐去

烈婦赴火

梁姑姊其室失火兄子與二子在內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曰梁豈可戶告人曉耶被不義之名何面見兄弟國人哉遂赴火而死

烈女傳

疑為人所焚

齊沈冲吳與人與兄淡深並歷御史中丞被按

裁者多怨冲母在東鄰家失火疑爲人所熟大呼曰我三兒皆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但焚如故論者曰沈母致懼中丞其戒深矣

臺官不救火

大和二年昭德寺火延禁中宮人死者數百人宰相兩省官京兆尹樞密皆集日華門督神策軍救火獨御史府不至温造自効曰臺官擊賊恐人緣以爲姦

州多火災

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爲大火所迫跣足出壞墻辟穴牖僅免燔灼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柳文

祝融陰相

柳子厚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云僕始聞而疑終乃大喜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今乃幸爲天火之所滌蕩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乃可以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柳文

不焚儒家

黃巢圍福州過崇文館黃璞家令曰此儒者家
滅炬弗焚

天降火災

糜竺嘗從洛歸未至家數十里見路次有好新
婦從竺求寄載行二十餘里新婦謝去謂竺曰
我天使去當往燒東海糜家感君見載故以相
語竺因請之曰不可不得不燒君快去我緩來
日中必火發竺乃急行達家便出財物日中而
火大發搜神記

國初火禁嚴

太祖時內酒坊火悉以監官而下數十人棄市
遺火卒縛投火中自是諸司莫不整肅揚公談苑

姦民縱火

時金陵多火災居者不安乖崖公廉知皆奸民
所為潛捕得之乃命先折其脛斬之以徇火患
遂息神道碑

古今文集

雜著

逐畢方文

柳宗元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
六發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
老弱燔死晨不覺瞑不燭皆列坐屋上左右視
罷不得休蓋類物之爲者訛言相驚云有恠鳥
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
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若今
火者其可謂譌歟而人有恠鳥傳者其畢方歟
遂邑中狀而圖之禳而除之爲之文而逐之

后皇庇人兮敬授羣材大施棟宇兮小蔽草萊
各有攸宅兮時闔而開火災爲用兮化食生財
胡今茲之恠戾兮日十藝而窮災朝儲清以聯
邃兮夕蕩覆而爲灰焚傷羸老兮炭死童孩叫
號隳突兮戶駭人哀袒夫狂走兮倏忽往來鬱
攸藥暴剝兮混合恢台民氣不舒兮僵踣顛頽
休炊息燎兮灰伏煨煤門薨晦黑兮啓伺奸回
若墜之天兮若生之鬼今行不訛兮國恐盍已
問之禹書畢方是崇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
亶聰明兮念此下地災皇所愛兮僂死無貳幽
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今不悠兮衆懇咸至皇

斯震怒兮殄絕汝類祝融悔禍兮回祿屏氣大
陰施威兮玄冥行事汝雖赤其文隻其趾呈工
銜巧莫救汝死黥知亟去兮愚乃止此高飛兮
翱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兮天之儻汝優游兮
可卒歲皇不怒兮永汝世日之良兮今速逝急
急如律令

京師火禁嚴

京師火禁甚嚴將夜分即滅燭故士庶家凡有
醮祭者必先關廂吏以其焚楮幣在中夕之後
也至和嘉祐之間狄武襄為樞使一夕夜醮而
勾當人偶失告報中夕驟有火光探卒馳白廂
主又報開封知府到宅則火滅久矣翊日都下
盛傳狄相公家有光恠燭天者時劉敞為知制
誥聞之語權知開封府王素曰昔朱全忠居午
溝夜光恠出屋鄰里謂失火而往救則無之今
日之異得無類此此語喧於搢紳間狄不自安
遽乞陳州遂薨於鎮而夜醮之事竟無人為辨
之者東軒

奏罷營繕弭災

玉清昭應宮災守衛者皆坐繫御史獄王文康

公上疏曰昔魯相僖官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郡國便殿不當居鄰房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為天以臺榭宮室為戒宜罷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宮不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 仁宗與 太后感悟遂薄守衛者罪已而詔以不復繕脩諭天下 言行錄

跋詞科舊藁後

周子充

紹興丙午四月予任行在和劑局門官所居在漾沙坑與運屬王某共席屋數椽動息相聞王夜奏圍其婢插紙燈于壁火燃而走延燒首及予家生計一空而周某為著作佐郎亦預焉其從叔某執法殿中而馮某為監察御史宰相欲媚其從叔某張大其事以為周某地自三省樞密院至三衙皆致銀絹未閱月遷著作郎隨權起居舍人時臨安帥韓某知火自王氏以其為馮某妻第不敢問執予小童抑使伏辜於是有意旨周必大放罷朝士多勸予訟冤力既不敵又前占卦影明言財傷官磨豈復尤人徑參部授

福州永福簿外舅力勉予試詞科偶中選授金陵教授其後忝歷清貫實基于此乃知事皆前定人力何有因書詞科舊蒙後為安分不爭者之勸

古詩

武陵觀火

劉禹錫

楚鄉祝融分炎火常為虞是時直突煙發自晨
炊徒盲風扇其威白晝曛陽烏操綆不暇汲循
情寧避踰怒如烈缺光迅與焚輪俱聯延淹四
達赫奕成洪爐洵疑雲濤翻颯若鬼神趨當前

迎炊艷是物同膏腴金烏入梵天赤龍遊玄都
騰煙透窻戶飛焰生樂爐火山摧半空星雨灑
中衢瑤壇被髹漆寶樹攢珊瑚花縣與琴焦旗
亭無酒濡市人委百貨邑令遺雙鳧餘勢下隈
隩長煙烘舳艫吹熒照水府炙浪愁天吳災罷
雲日晚心驚視聽殊高灰辨廩廩黑土連閨閣
衆燼合星羅遊氛爍人膚厚地藏宿熱遙林呈
驟枯火德資生人庸可一日無御之失其道歎
石彌天隅晉庫走龍劍吳宮傷燕雛五行五沴
氣先哲垂訐謨宋鄭同日起時當賢大夫無苛

自可樂弭患非所圖賢守恤人瘼臨烟駐驪駒
弔傷色慘怛言失辭劬愉下令蠲里布指期輕
市租閉垣適未立苦蓋自相娛山木行剪伐江
泥宜瑾塗魯臣不必葺何用徵越巫

雲龍山觀燒得雲字 蘇子瞻

丁女真水妃 左昭九年注火 寒山便火耘隕霜

知己殺坯戶聽初焚東緼方熠燿敲石俄氤氳

落點甘泉烽橫煙楚塞氛窮蛇上喬木潛蛟躡

浮雲驚飛墮傷鳩狂走迷癡磨谷蟄起蜩燕山

妖竈夔獫野竹爆哀聲幽桂飄宛芬悲同秋照

蟹快若夏燎蚊火牛入燕壘燧象奔吳軍崩騰

井陘口萬馬皆朱憤搖曳驪山陰諸姨爛紅裙

方隨長風捲忽值絕澗分我本山中人習見

獨聞偶從二三子來訪張隱君君家亦何有物

象移朝曛把酒看飛燼空庭落繽紛行觀農事

起畦隴如擷紋細雨發春穎嚴霜倒秋蕒始知

一炬力洗盡狐兔羣

律詩

燒

劉彥冲

惹草熒熒焰隨風烈烈聲欲臨橫澗斷忽上晚

峯明蹠蹕無潛迹蒙茸有怒生尚餘飛燼暖培
耔及春耕

火後惜居君子亭 陳去非

祝融回祿意佳哉挽我梅花樹下來一夜東風
不知惜月明滿樹十分開

火後問舍至城南有感

陳去非

鬼傷瓦礫滿曾遊尚想奔煙萬馬道遂替胡兒
作正月絕知回祿相巴丘書生性合驚頻試客
子茅茨費屢謀唯有君山故窈窕一眉晴綠向

人淳

詩話

唐火禁嚴

費袞云唐火禁嚴甚罪抵死元微之連昌宮詞
叙覓念奴事云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
燃燭街中燃燭亦常事至特敕乃許則火禁之
嚴可知然吳元濟拒命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燃
燭裴晉公既平蔡遂弛其禁往來者不限晝夜
蔡人始知有生之樂而中朝之法亦嚴不知裴
公弛禁之後當時又何以處此

薪

羣書要語

薪之槩之棧撲以薪以蒸注大曰

薪小曰蒸無羊析薪如何匪斧不

克伐柯問士之子長幼長曰能負薪幼曰未能

負薪曲禮厥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左傳楛

木頭也說文

詩曰破竈鬱生薪坡稚子松間拾墮樵荆公旋

斫生松帶葉燒孟

古今事實

被裘採薪

季札去徐而歸行道逢男子五月被裘採薪於

道旁有委金季札見之謂薪者曰子來取此金

薪者曰君舉止何高視何下也五月被裘採薪

寧是拾金者乎吳越春秋

薪貴於桂見鷓見門

擔薪誦書

朱買臣擔束薪行且誦書妻羞之求去

後薪居上

汲黯謂武帝曰陛下之於羣臣如積薪後來者

居上

抱薪爇火 見飯門

求薪急歸

蔡順以至孝稱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恐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

能辨勞薪

荀勗在晉武帝坐賜食荀進飯即謂坐人曰此是勞薪灼也坐者未之信帝密遣問外答云實是故車脚

供薪水 見奴僕門

撒屋而炊

梁阮孝緒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鄰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撒屋而炊所居室唯有一林竹樹環繞

燃薪誦書 見勤學門

古今文集

雜著

積薪賦 并序

李德裕

此郡巖壑重複榛林鬱盛樵採之子未嘗輟音

往往汨流而下詣予求售予因積薪于庭竊有
所歎乃爲積薪賦

邈巖居之幽遠有楚澤之放臣方絕學以自爨
誠未暇於披榛悲顏子之飯煤感萊蕪之生塵
時束蘊以請火訪蓬茨於善鄰乃遇樵客維舟
水濱予訊之曰樵採賤業常棲隱淪詩既嘉於
刈楚傳亦歎於析薪爾豈延瀨之客不取金而
且貧豈叔敖之子以好廉而苦辛何乃負擔不
已其生實勤客顧予而歎曰貴則近禍富多不
仁寄迹於此以養吾真善大雅之知言信蕩蕩
之可詢既而交加積累高下均齊蠢若井幹疊
似龍鱗避沈泉而無浸先曲突以斯陳苟知防
患之術終無焦爛之賓嗟長孺之昧道常喻此
而求伸雖後來之高處亦居上之先焚使薪爲
能言之物豈容入爨而揚芬未若生幽崖之側
糾芳桂之輪不近野田之燎免罹匠者之斤冒
霰雪以終歲齊天年於大椿

燔薪賦

張文潛

歲暮苦寒烈風不休先生家貧衣無重裘讀書
夜闌爐炭已灰先生瑟縮凄然不怡顧謂童子

與薪皆來童子曰是薪也陳之壁間自春徂冬
風日所燻埃塵所蒙固瀋液之乾竭朽外槁而
中空唯利從燔無所獻功與火相得赫然大烘
堅拚勁節久而後燃後羣枯而效技又熒熒而
不煙於是先生欣然環坐皆喜或裸股出足或
引手張臂窮谷蕭條薪炭如土蓋取之而不竭
顧此樂之甚富又何必琴材脩直獸材攫搏漢
壁之楸效暖魏宮之金辟寒誰知空山寒夜之
叟敢傲温於狐貉之前今供上方炭率斷成琴林

律詩

田園雜興

范至能

稍掘無煙雪夜長地爐煨酒煖如湯莫嗔老婦
無盤釘笑指灰中芋栗香

炭

羣書要語

炭燒木也說文掌灰掌炭物炭物
之徵令以時入之周禮季秋乃命

伐薪為炭月令

詩句

倚爐不覺暖熾炭屢以添韓暗火埋濕炭
坡陋邦病且貧數米銖稱炭坡薄飯午不羹空

東坡先生集卷八

七

爐夜無炭荆公竹鷄呼我出華胥起滅篝煙擁
燎爐荆公撥盡寒爐一夜灰呂蒙正

古今事實

身墮鑪炭

邾子在門臺臨庭閣以瓶水沃庭邾子望見之
怒闔曰夷射姑旋小便也馬命執之弗得滋怒
自投于牀廢墮也于鑪炭爛遂卒左

吞炭為啞見刺客門

屑炭作獸

晉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從弟性豪侈洛下少
林木炭貴如粟琇乃擣小炭為屑以物和之作
獸形後何劭之徒共集乃以溫酒火藝猛獸皆
開口向人赫赫然諸豪貴皆效之語林

屑炭塑鳳

楊國公以炭屑塑成雙鳳開元遺事

作炭岸崩見命門

石炭

豐城萍鄉二縣皆產石炭於山間掘土黑色可
燃有火而無焰作硫黃氣既銷則成白灰

古今文集

雜著

炭頌

范至能

予病衰大冬非附火不暖既銘被爐又作炭頌
燔木不灰化為精堅是衷至陽維火之傳雪霾
六虛冰塞九淵環堵之室天不能寒有赫神物
幹流化甄尺璧寸珠罔功汗顏我維德之莫之
名言既煥既安與之窮年

古詩

買炭

蘇子由

苦寒搜病骨絲續莫能禦折薪燎枯竹勃鬱煙
充宇西山古松樾材大招斤斧根槎委溪谷龍
伏熊虎踞挑挾靡遺餘陶穴付一炬積火變深
鑿牙角猶忿怒老翁睡破氈正晝出無屨百錢
不滿籃一坐幸至莫御爐歲增貢圈直中常度
閭閻不敢售根節姑付汝升平百年後地力已
難富知夸不知嗇俛首欲誰訴百物今盡然豈
惟一炭故我老或不及預為子孫懼

答友人贈炭

孟郊

青山白屋有仁人贈炭價重雙鳥銀駟却坐上
千重寒燒出爐中一片春吹霞弄日光不定暖

得曲身成直身

賣炭翁

苦官市也

白居易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勅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官使駟將惜不得半疋紅紗一文綾繫向牛頭充炭直

雪曉舟中生火

楊廷秀

烏銀見火生綠霧便當水沉一濃炷却因斷續更氤氳散作霏微緩袍袴須臾霧霽吐紅光烟如雲表升扶桑陽春和日曛滿室蒼顏渥丹疑醉鄉忽然火冷霧亦滅只見紅爐堆白雪窗外雪深三尺強窻裏雪深一寸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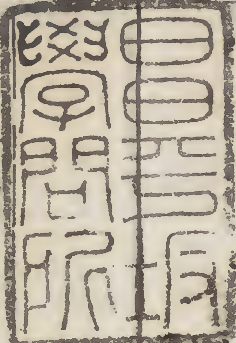
烏銀玉質金石聲見火忽學爆竹鳴臚臚膊膊久不停白日坐上飛繁星不知何怒世不平不知何喜唧唧吟待渠自靜勿與爭切莫借箸怒復生到渠緘口兩耳熱銅瓶在旁却饒舌

彭城舊無石炭元豐元年十二月始
遣人訪於州之西南白土鎮之址以
冶鐵作兵犀利勝常

蘇子瞻

君不見前年雨雪行人斷城中居民風裂肝濕
菽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門無處換豈料山中有
遺寶磊落如礫萬車炭流膏迸乳無人知陣陣
腥風自吹散根苗一發浩無際萬人鼓舞千人
看投風潑水愈光明爍玉流金是精悍南山栗
林漸可息比山頑曠何勞鍛為君鑄作百鍊刀
要斬長鯨為萬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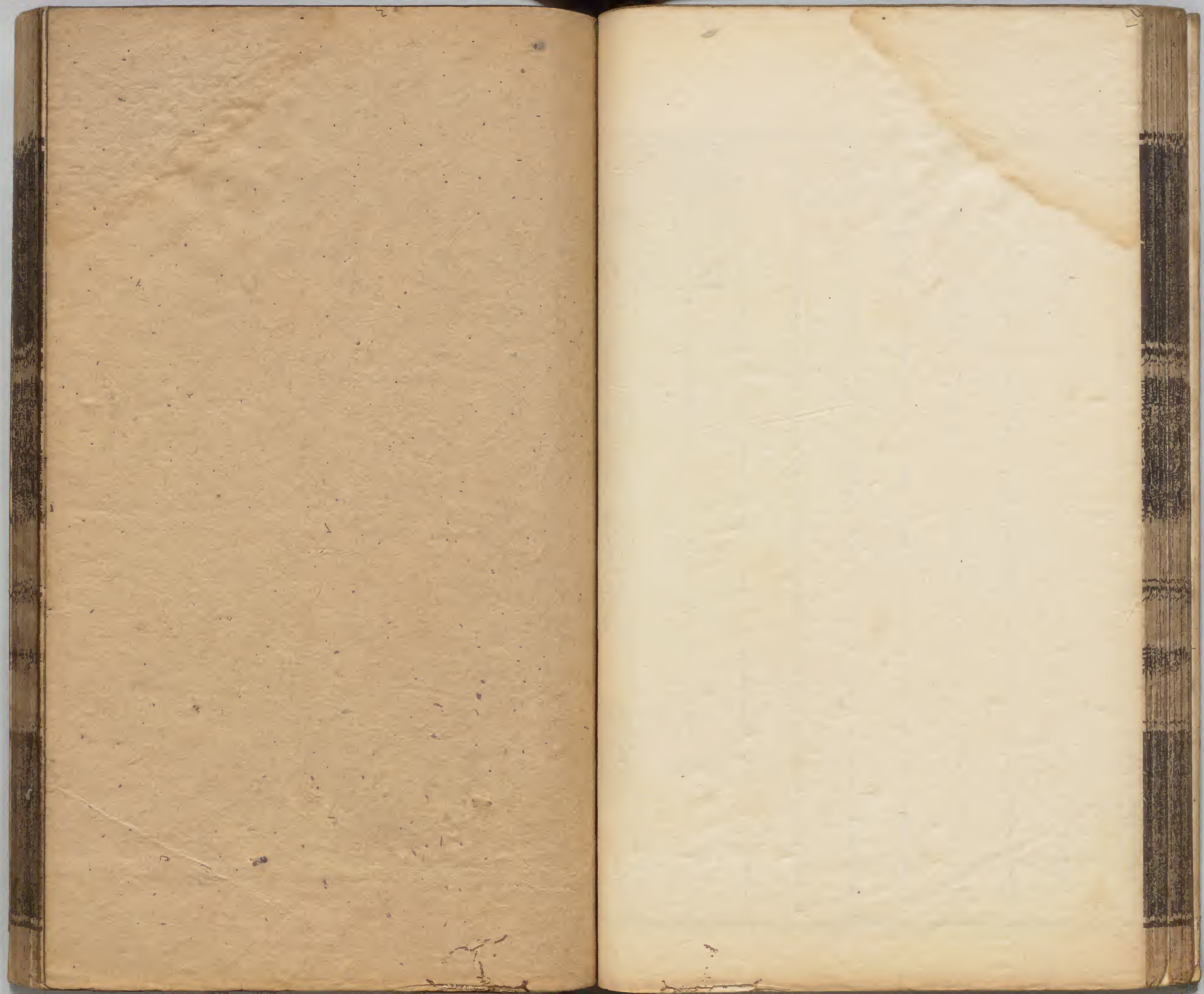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八



續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

卷之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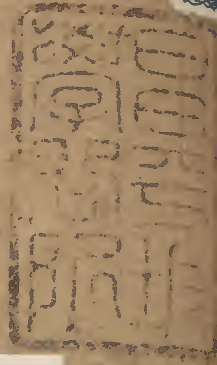


事文類聚續集

十九之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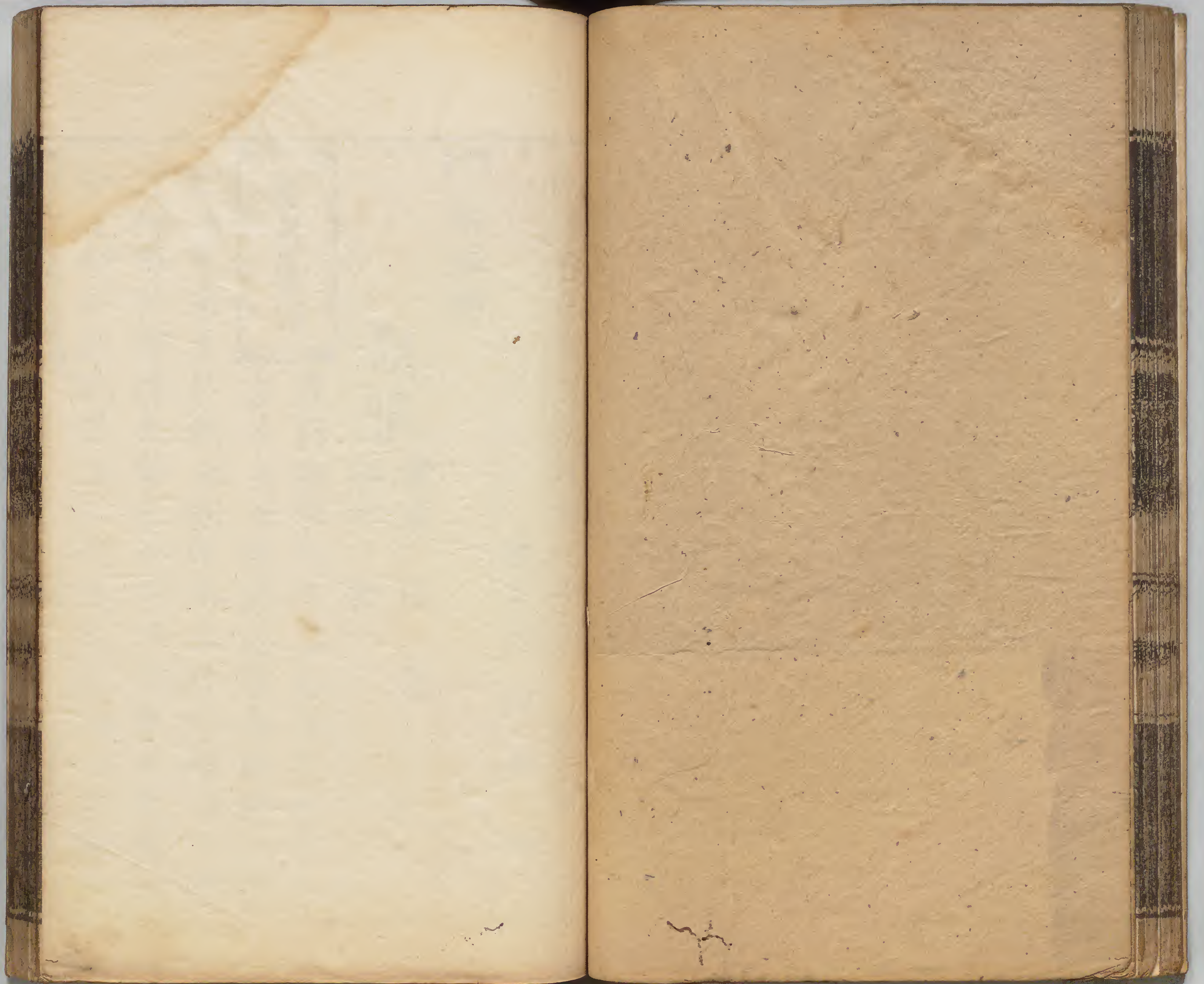
十六

24
9
68



館書圖京東			
一	二	類	漢書門
二	六	書	
〇	〇	函	
冊	號	架	類





新編

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九

續集

禮書

朝服部

朝服

腰帶

靴

幘頭袍

笏

淺草文庫

建安祝

穆和父編

羣書要語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晉風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

之易束帶立於朝語朝服而立於阼階語十摺紳插笏於紳紳大帶也前郊祀志笏者臣有致命及所啓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釋名古者貴

賤皆執主書君上之政令有事則摺之於腰帶
中興服雜事將適公所史進象笏書思對命也
禮記

詩句春草隨青袍杜詩成得綉袍杜淋漓宮錦
袍坡不踏金門著戰袍山谷五十佩銀章李內
分金帶赤杜玉帶懸金魚韓帶垂蒼玉佩韓魚
綴白金隨步躍鶻銜紅綬遶身飛白樂天

古今事實

幘頭詳見後古今文集注

賜紫袍龜帶

狄仁傑轉幽州都督武后賜紫袍龜帶后自製
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

半臂

隋大業中內官多服半臂除即今之長裋也漢官
亦服之唐高祖減為半臂內官服者無脊縫今
為禮服炙韃子

汗衫

燕朝袞冕有白紗中單有明衣皆汗衫之象以
行祭接神至漢與項羽交戰汗透中單改名汗
衫貴賤通服炙韃子

紗公服

一朝士五月起居衣紗公服為臺官所糾三司使包拯亦衣紗公服閣門使白易之詰曰有何條例答曰不見舊例只見至尊御此耳乃易之雜志

不恥緼袍以下係袍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

緜袍戀戀諸色袍並附

須賈入秦見范雎曰范叔一寒如此哉解緜袍

以賜之

奪錦袍

宋問之獻詩武后奪東方虬錦袍以賜之

笏擊姦臣

笏擊朱泚

朱泚欲僭位段秀實勃然起執源休腕奪象笏奮而前唾泚面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顙流血被面匍匐走秀實遂遇害段秀實傳

一榻置笏

崔琳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重積其上

還笏丐歸

褚遂良諫立昭儀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
陛下此笏丐歸田里

故笏甘棠

詔問魏證家書詔頗有存者五世孫暮對惟故
笏在帝曰此笏乃今之甘棠

笏囊

唐故事措笏於帶而乘馬張九齡體羸使人持
之因置笏囊

書事于笏

余公靖奉使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為
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
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

善相笏

李參軍善相笏休咎呼為李相笏又有龍復本
者無目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
壽南部新書

笏擊僕死

晏元獻坐以笏擊死僕隸出守南京詩話

始用手版 以下係手版

應仲遠云昔荆軻逐秦王其後謁者持已首以備不虞從此侍官執刀劔漢高祖偃武修文始制以手板代焉故仲長子曰笏以書君教令記善刺過令之持手版以象焉輿服雜事

倒執手版

桓温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王坦之欲於坐害之既見温坦之汗流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温曰安聞天下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温笑曰正自不能爾

以手版擊

晉記王敦以温嶠為丹陽尹嶠內欲離敦而外飾讓錢鳳覺之未言嶠知將間已因敦公坐強鳳酒不肯飲嶠以手版擊鳳

手版拄頰

王徽之為桓冲參軍冲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本傳

萬釘寶帶 以下係帶

上賜楊素萬釘寶帶 本傳

賜黃銀帶

唐杜如晦卒後太宗賜房元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流涕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為帶遣送其家

賜通天御帶

唐裴度討蔡憲宗御通化門臨送賜通天御帶唐鄭注帥鳳翔文宗亦賜通天御帶

賜帶寓規

唐張文瓘為并州參軍時長史李勣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勣曰子無為嫌若其猶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

還玉帶獲報 見相門陰德紋見注

賜通天犀帶

唐馬植為相神策中尉馬元贄為宣宗寵信賜通天犀帶植與元贄素善至是昭穆元贄以賜帶遺之他日對便殿帝識其帶詰之植震恐言

狀坐貶常州

賜于闐玉帶

李靖五代孫彥芳其舊物有靖破蕭銑時賜于闐玉帶

獻寶鈿金帶

統葉護可汗獻萬釘寶鈿金帶突厥傳

不買玉帶

王文正公且有貨玉帶者持以及門第因呈公公曰如何第曰甚佳公命繫之還見佳否第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玉名石也得不得不重乎自負

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也我腰間不稱此物

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賜帶名臣遺事

還寶帶獲報見陰報門

腰下幾時黃見貴門

盜取玉帶見度量門

力士脫鞞係鞞

唐李白供奉翰林嘗侍玄宗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恥之摘其詩激揚貴妃帝欲觀白輒為妃沮止

今又佳

雜著

幘頭始末

上古被髮服皮三代即有衣冠皆列品命無敢惑黔首之服以三尺皂絹裹髮名折上巾後周武帝裁為四脚名服頭但空裹髻而已隋大業中着巾子以桐木為之內外皆漆又賜百僚絲葛巾子呼為高頭樣自後有華韶樣僕射樣馬周上議裹頭左右各三摺象三才重繫前脚法二儀詔從之炙轂子

四脚幘頭

幘頭古以皂羅三尺裹頭巾後用為四脚增類說

幘頭所起

問幘頭所起曰亦不知所起但諸家小說中班駁時見一二如王彥輔塵史猶略言之某少時尚見唐時小說極多今皆不復存矣唐人幘頭初止以紗為之後以其軟遂斫木作一山子在前襯起名曰軍容頭其說以為起於魚朝恩一時人爭效之士大夫欲為幘頭則曰為我所一軍容頭來及朝恩被誅人以為語讖其先幘頭

四角有脚兩脚係向前兩脚係向後後來遂橫
兩脚以鐵線張之然惟人主得裹此世所畫唐
明皇已裹兩脚者但比今甚短後來藩鎮遂亦
僭用想得士大夫因此亦皆用之但不知幾時
展得如此長五代時猶是惟人君得裹兩脚者
然皆莫可考也桐木山子相承用至本朝遂
易以藤織者而以紗冒之近時方易以漆紗嘗
見南溪沙漠一士夫家尚收得上世所藏幞頭
猶是藤織坯子唐製又有兩脚上下者亦莫可
曉朱語錄

幞頭有脚

幞頭本是偃脚垂下要束得緊今却做長脚問
橫渠說唐莊宗取伶官幞頭帶之後遂成例曰
不是如此莊宗在位亦未能便化風俗兼是令
人所帶士大夫亦未肯帶之見畫本唐明皇已
帶長脚幞頭或云藩鎮僭禮為之後遂為此樣
或云乃是唐宦官要得常似新樣故以鐵線插
帶中又恐壞其帶以桐木為一幞頭骨子常令
幞頭高起如新謂之軍容頭後來士大夫學之
令匠人為我斫箇軍容頭來蓋以木為之故謂

之斫及唐末宦者之禍人皆以此爲讖王彥輔
塵史說得有來歷恐是如此後來覺得不安到
本朝時又以藤做骨子以紗糊其上後又覺
見不安到 仁宗時方以漆紗爲之 朱語錄

朝服本戎服

今之朝服乃戎服蓋自隋煬帝數出幸因令百
官以戎服從一品紫次朱次青皂靴乃馬鞋也
後世循襲遂爲朝服然唐人朝服猶著禮服幘
頭圓頂軟脚今之吏人所冠者是也桶頂帽子
乃隱士之冠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衫帽至渡
江戎馬乃變爲白涼衫紹興二十年間士人猶
是白涼衫至後來軍興又變爲紫衫皆戎服也
朱語錄

服色借賜

服色凡言賜者謂於官品未合服而特賜也故
職事官服紫雖侍從以上官未當其品亦皆言
賜若官當其品雖非侍從如磨勘告便不帶賜
矣告不帶賜則亦不當入街近見士大夫有誤
以賜爲正服之名雖官及品而街猶沿習言賜
此不惟不知所應服亦自讀其告不審也 却掃

笏本記事

今官員執笏最無道理笏者只在君前記事恐
 事多須以紙粘笏上記其頭緒或在君前不可
 以手指人物使用笏指之此笏常只插在腰間
 不執在手中夫子攝齊升堂何曾手中有笏攝
 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踏着裳有顛仆之患執圭
 者自是贄見之物只是捧至君前不是如執笏
 所以夫子執圭時便足縮縮如有循緣手中有
 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朱語錄

服色帶魚之異

唐傳游藝以期年之中厯衣青綠朱紫時人謂
 之四時仕宦言其速也 國朝惟綠緋紫三等
 而紫袍者除武臣外文官之制其別有六庶僚
 黑角帶佩金魚未至侍從而特賜帶者為荔枝
 五子不佩魚中書舍人諫議待制權侍郎紅鞞
 黑犀角佩魚權尚書御史中丞資政端明殿閣
 學士直學士正侍郎給事中金御仙花帶不佩
 魚謂之橫金翰林學士以上正尚書御仙帶佩
 魚謂之重金執政官宰相方團毬文帶俗謂之

笏頭者是也其叙如此若猛進躡得者則不然
紹興中宋樸自侍御史遷中丞施鉅自中書檢
正鄭仲熊自右正言並遷權侍郎三人皆受告
日易服以正謝日拜執政樸以緋仲熊以綠服
紫之次日而賜毬文帶蓋侍從以下俟正謝乃
易帶而執政命纔下即遣中使齎賜遂服之而
赴都堂供職可謂捷疾矣 容齋隨筆

隔借帶借

凡知州軍通判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知三京赤
縣皆借緋知州提點刑獄自服緋者仍借紫轉
運使副知節鎮州雖不服緋亦借紫謂之隔借
自節鎮轉運副使改授列郡亦借紫謂之帶借
中間嘗歷他官則否 却掃編

借服皆佩魚

舊制借服不佩魚故繫銜止稱借紫借緋政和
中王詔延康始建請借服皆佩魚如賜者從之
然差勅止仍舊云可特差某職任仍借緋或借
紫而已而其後繫銜者多自稱借紫金魚袋若
借緋魚袋然終無所據也 却掃編

金帶品第

舊制執政以上始服毬文帶佩魚侍從之臣止服遇仙帶世謂之橫金元豐官制始詔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並服遇仙帶佩魚故東坡謝翰林學士表曰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蓋謂是也然武臣節度使班翰林學士上六曹尚書下至令止橫金迨拜太尉則毬文佩魚蓋恩禮視執政故也却掃編

金帶品第

元豐官制侍從官給事中以上乃服金帶中書舍人以下皂帶佩魚與庶官等大觀間始詔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待制皆許服紅鞞犀帶佩魚建炎間復置權六曹侍郎亦如之却掃編

秦唐革帶

腰帶蓋以革帶而為之反插垂頭秦二世始名腰帶唐初詔令嚮下插垂頭名捷尾取下順之義一品至三品金鈔四品六品花犀為鈔七品九品銀鈔庶人鐵鈔炙鞞子

魚袋

魚袋古之笄袋魏文帝易以龜袋取其先知歸順之義唐改以魚袋取其合魚符之義自一品

至六品以下皆佩唐初卿大夫歿追取魚袋永徽中勅生平在官用為褒飾亡歿追收情所不忍五品以下亡歿隨身魚袋不追炙韃子

金鍔

太宗皇帝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惟金創為金鍔以賜羣臣方團毬路賜兩府御仙花賜學士以上今俗為毬路為笏頭為御仙花為

荔支歸田錄

靴本胡服

釋名曰本胡服趙武靈王所作實錄曰胡履也

趙武靈王好胡服常短靴以黃皮為之後漸以長靴軍戎通服唐馬同以麻為之殺其靴加以靴氈開元中裴叔通以羊為之隱縻加以帶子裝束筆談曰北齊全用胡服長靴靴也續事始曰故事胡虜之服不許著入殿省至馬周加飾乃許也紀原

律詩

初授祕監賜金紫 白樂天

紫袍新祕監白首舊書生鬢雪人間壽腰金世

上榮

喜劉蘇州恩賜金紫 白樂天

魚佩葺鱗光照地 鶻銜瑞帶勢冲天 莫嫌鬢上
些些白金紫 由來稱長年

賀行簡賜章服 白樂天

吾年五十加朝散 爾亦今年賜服章 齒髮恰同
知命歲 官銜俱是客 曹郎榮傳錦帳花 聯萼彩
動綾袍 鴈赴行緋多以鴈斯瑞莎為之也 大抵著緋宜老大
莫嫌秋鬢數莖霜

跋澹菴先生繳張欽夫賜章服答詔

楊廷秀

平生師友兩相知 苦為君王惜一衣 刺口爭來
爭不得 青蠅猶傍太陽飛

紫綬當時賜兩人 一為乳臭一名臣 老韓不要

令同傳 誰會先生此意真 是時欽夫與一吳氏

同日賜命獨繳欽夫

古今文集

雜著 以下係笏

衛公故笏記 韋端符

二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坐中揖其羣官有客曰
某丞李謂端符曰是衛公之冑也其家傳賜書

與他服器十餘物者訖讌端符即丞居為客謁丞延入就次端符因跪請曰籍君僕射公之嗣固願見僕射公之烈之多其事辭雖史記或闕略具天下耳舌矣聞君世傳文帝詔與公服物者願得以觀丞慘慘曰諾即其家偃僂躍步奉賜書一函他物一器出發視有玉帶一首末為玉十有三方者七挫兩隅者六每綴環焉為附而固者以金丞曰傳云環者列佩用也玉之粹者若含怡然澤者若渙釋然公擒蕭銑時高祖所賜于闐獻三帶其一素錦袍一其襟袂促小裁制絕巧密光爛爛如波旁出紫文綾襖一促製小袖如袍其為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射者又雜為狻猊虎豹橐駝者靴袴一往來為鈞屬鏤劔文疑非華人所為也自始傳于今莫能名其物象笏一差狹不類今笏者佩筆一奇木為管韜刻飾以金別為金環以限難其間韜者大鏡二大觿一小觿一竿囊二椰杯一蓋嘗佩於玉帶環者十三物亡其五有存者八大帝為兒時與公子某年上下文帝命居宮中侍吾兒戲即賜以皇子服物黃綾袍皆為龍鸞文素錦

襖絳五采爲花若鳥者素錦半袖小笏皆緻巧
功良今之工爲不能也文帝賜書二十遍多言
征討事厚勞苦信必威賞而已其兵事節度皆
符公吾不從中理也暨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
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
公起居狀丞曰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之
際乃如是耶端符既畢觀中若有物擊惻其心
者於玉帶見遠方致物而上不專有以賜有功
也於文錦衆物見其時之工志功不志靡也於
賜公子以皇子衣服見視臣如友而猶見也於
詔征討見擇將材付將職也上嘗不曲制其事
旁他可動哉於公問公疾見上答憫公如家人
之視子姪也公之勞烈如是其大固有以感之
獨推其運吾不信也丞曰子觀吾故物異他人
之觀一似動色隱心者於霜雪變時每閱省是
物人雅謂子工文辭素爲記吾得觀以慰吾慕
思也故日記衛公故物

文貞公笏銘并序 孫樵

太中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謨孫樵
請銘其笏曰

靈豸薦角比干獻骨合以憤烈在公為笏怒虎
可唾笏不可挫太華可裂笏不可折柱天不仄
指日不食標儀條臆起鯁開直噫諫舌切切上
磨帝缺不逆不怫笏則公笏緊拱折列諍舌不
發膠榮領餗下偷上懷非公之節孰為公笏

擊蛇笏銘并序

見剛正門

相手版經

相手板法出蕭何或曰四皓初出殆不行世東
方朔見而善之曰此非庸人所至魏司空陳長
史見此書歎伏以示許士宗韋仲將管輅而推

歎郭景純以夜無晝方得其妙理相手板取五
行尋四時定八節明二十四氣百不失一板長
一尺五寸廣一寸五分上狹而薄下廣而厚八
角十二芒並欲端平板形皆完淨板凶少吉多
者可用吉少凶多者不可用服也舊用白直檀
刺榆桑柘四材也當令理直從上至下直如絃
不得出邊絕理板頭是君座板頭有橫理與君
共事必不得終分板作四分上一分為二親左
為父右為母第二分都為婦第三分左為男右
為女第四分左為奴右為婢婢之下畔方留為

田宅財物牛馬猪羊雞犬之屬以五行十二時
分若其處崩毀傷踏破裂吊節蝟穿兆隨所主
而應焉初學記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九

續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

續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冠屨部

冠

巾

帽

幘佩

羣書要語

冠貫也所以貫韜髮也釋名上古
穴居野處衣毛而冒皮後代聖人
易以絲麻觀翬翟之文迺染帛以效之始作五
采以為服見鳥獸有冠角頤胡之制遂作冠冕
纓綉與服志緇布冠始冠之冠也太古未有絲

繒始麻布耳三禮圖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
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綉也孔子曰吾未之聞
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黜於
客位嘉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
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
氏之道也周弁殷皐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郊
特性

通天冠

天子所冠漢制之秦禮無文祀天
地明堂平冕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蔡邕獨斷

進賢冠

古緇布冠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長八
寸後高三寸一梁下大夫一命所服兩梁再命

大夫二千石所服三梁三命上大夫公侯所服

三禮圖

黃冠

野夫黃冠草服也

法冠

一郊特牲

曰柱後

柱後

高五寸以纚為展筭鐵柱卷執法

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

王嘗獲之故以為冠輿服志御史侍中金蟬左

貂漢官儀

武冠

俗謂之大冠環纓無釵以青絲

為緹加雙鷗尾豎左右為鷗冠云鷗者勇雉也

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之焉禮古者有冠

無幘秦加武將首飾為絳幘以表貴賤後稍作

顏題漢興續其顏却結之施巾連題却覆之今

喪幘是也至孝文乃高顏續為之耳崇其巾為

屋貴賤皆服之漢輿服志君子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堯曰其冠不正望望然

去之孟子儒者冠圓象天禮新沐者必彈其冠

荀子為冠所以莊其首文中子峩峩然纓其冠

韓冠切雲之崔嵬楚辭巾謹也帽冒也釋名一

字巾謂之岸幘雜志佩以為佩者服用之稱佩

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則字

從玉毛詩疑所以必有佩者表意見所能故脩

道無窮即佩環能本道德即佩琨能決嫌疑即

佩玦是以見其所佩即知其能故農夫亦佩其

耒耜工匠佩其斧婦人佩其針縷亦佩玉也白

虎通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

薺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

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禮記君子行必佩鳴玉

是以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也同上大夫得罪待

放於郊公與之環即還與之玦即去同上立則

磬折垂佩曲禮紉秋蘭以為佩楚辭捐余玦於

江中遺余佩兮澧浦同上

詩句李下不整冠顏延年衣冠拜紫宸杜儒冠

多誤身杜魏冠講唐虞韓朝冠飄綵紘韓何須

不著鷓鴣冠杜隱几蕭條帶鶻冠杜只今猶著

侍臣冠山谷光明白氈巾杜頭戴小烏巾杜

風過落烏紗杜呼兒正葛巾杜首戴方頭巾李

吳江女道士頭戴蓮花巾李脫巾掛石壁露頂

灑松風李二老白接離兩郎烏角巾坡半升僅

漉淵明酒二寸纜容子夏巾坡一簪華髮岸綸

巾坡為客裁烏帽杜白帽應嫌似管寧杜脫帽

露頂王公前杜隤然岸巾憤曾

古今事實

冠章甫冠

孔子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冠章甫之冠儒

冠不正則去

伯夷思與鄉人處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孟子

皮冠招虞人

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進乃舍之左傳

怒髮衝冠

簡相如對秦王怒髮衝冠

裂苞楯為冠

楚漢會於鴻門項籍圖危高祖樊噲聞急乃裂苞楯以為冠排入羽營周廷與服雜事

竹皮為冠

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及貴常冠爵非公乘以上母得冠劉氏冠

皆冠鷓鴣

高祖時籍孺孝惠時閔孺婉佞貴幸與上卧起故惠帝時郎中皆冠鷓鴣具帶傳脂粉化閔籍之屬

溺冠

酈食其傳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輒解其冠溺其中

惠文冠

漢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侍中服則左貂常侍服右貂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取居高食潔貂取外勁悍而內溫潤此本趙武靈王胡服之制秦破之得其冠以賜侍中庾杲之為蟬冕所映彌有華采

職林

彈冠

王陽為益州刺史貢禹彈其冠待陽薦陽薦禹於成帝召為大夫

掛冠

逢諫陶洪景並見致仕門

鹿皮冠

宋何尚之致仕在家常著鹿皮冠後復起拜開府儀同三司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戲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

貂蟬冠

齊周盤龍為散騎常侍武帝謂曰著貂蟬何如堯璿答曰此貂蟬從堯璿中生耳

折巾以下係巾

郭林宗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墊時人廼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如此

漉酒巾

宋陶潛郡將候之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復著之

葛巾毛扇

諸葛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輿葛巾毛扇拍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王聞而歎曰可謂名士矣

著白綸巾

謝萬簡文辟為從事中郎著白綸巾披鶴氅裘版而前帝與談移日

角巾還第 見思鄉門

伊川巾服

伊川常服 靈袍高帽簷劣半寸 一本云帽 稱置

繫條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青緣篆文非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見外書

○伊川嘗愛衣皂或博褐紬襖其袖如常人所戴紗巾背後望之如鍾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不知今人謂大袖方領何謂見祈寬所紀尹公語文見後詩話

着帽進見 以下係帽

謝安為桓溫司馬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今司馬著帽進見重如此

入市買帽 見容貌門

狐皮帽

宋沈慶之討沔北諸山蠻大破之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蒼頭翁

錦裘繡帽

唐李晟收京師每與朱泚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李懷光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裸為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爾

小帽尖

五代蜀王衍晚年俗競為小帽僅覆其頂俛首

即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為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又好覆尖巾其狀如錐

岸幘笑詠係幘

謝弈安之兄桓温辟為安西司馬在温座岸幘笑詠無異常日

墮幘見飲酒門

捨佩玦以下係佩

子產死鄭夫人捨佩玦孔叢子

臨江解佩

江濱二女者不知何許人步眺江濱逢鄭交甫

挑之不知神人也女遂解佩與之交甫悅受珮而去數十步空懷無佩女亦不見列仙傳

佩韋佩弦

范丹字史雲自以狷急不能從容常佩韋以自戒西門豹亦以性剛佩韋自戒董安于性寬緩則佩弦以自警

佩紫香囊見閻闔子弟門

古今文集

雜著

論冠禮

柳宗元

柳子厚與韋中立書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到外廷薦笏言於卿士其子冠畢應之者咸慚然京兆尹鄭叔則佛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已

古今冠紳異制

余見大父家居及燕見賓客率多頂帽而繫勒帛猶未甚服背子帽下戴小冠簪以帛作橫幅

約髮號額子處室中則去帽見冠簪或用頭巾也古者士皆有冠帽乃冠之貴制頭巾賤者不冠之服耳勒帛亦有垂紳之意雖施之外不爲簡背子本半臂武士服何取於禮乎或云勒帛不便於搢笏故稍易背子然須用上襟掖下與背皆垂帶余大觀間見宰執接堂吏押文書猶冠帽用背子今亦廢矣而背子又引爲長袖與半臂制亦不同畏賤者巾衣武士服而習俗之久不以爲異古禮之廢大抵類此也 石林燕語

服頭巾子之制

見朝服幘頭門灸

與劉共父書論明道冠服

朱元晦

別紙喻及明道冠服事其初意既在學校立祠密邇先聖先師之側則不應直用野服爲象故有此議兼在延平學中見嘗御史陳子翁象亦是豸冠法服二公自去諫職流落於外皆非卒於其官者見聞習熟因欲援以爲例而未嘗計其當時之得失也今如或者之言固亦有理但明道之爲御史初非攝官而宗正之除未嘗就職此其考之亦恐有未精也竊謂今日御史法

冠乃是追用其平生冠服之最盛者似亦無害於理不然則直用承議郎本品法服亦佳據會要則

九品官皆有法服但不知元豐官制後寄祿官有法服與否耳又不然則直用

幘頭公服亦可嘗見其家畫本緋衣也但太不近古耳

論冠帽及帶

問今冠帶起於何時曰看角抵圖所畫觀戲者盡是冠帶立底屋上坐底皆戴帽繫帶樹上坐底也如此那時猶是軟帽搭在頭上帶只是一條小皮穿幾箇孔用那跨子縛住至賤之人皆用之今帽子做得恁地高硬帶做得恁地重大既不便於從事又且是費錢皂衫更費重其從舊時見此三物疑其必廢如今果是人罕用也又云薄太后以冒絮提文帝則帽已自此時有了從來也多呼喚做巾子幘頭或云後唐莊宗取伶人者用之但未有脚或太祖朝方用想此時方置得如此長脚朱語錄

詩話

闊巾大袖

明道伊川兄弟被服異人衫則大袖巾則闊幅元祐間人皆效之至紹聖中猶有襲之者趙景

平其門下士也張文潛贈趙詩云明道新墳草
已春遺風猶得見門人定知魯國衣冠舊盡帶
林宗折角巾蓋謂此也泊宅編

履
屨 屨 屨 屨
屨 屨 屨 屨

羣書要語

履禮也飾足以為禮屨拘也所以
拘足也草履曰屨釋名單底曰履

復底曰屨爾雅麻履謂之不借言賤易有宜各
自畜不假借也方言屨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
泥濕履乃屨之不帶者蓋祭服謂之屨朝服謂

之履燕服謂之屨古今注屨屨也麻作謂之屨

釋名戶外有履二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曲

禮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

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進屨俯而納屨曲禮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魏風無幾何而往則戶外

之屨滿矣莊子履方屨者知地形同上屨屨中

薦也屨草履也出行著之屨輕便因以為名屨

鞮屬履不躡跟革履也鞞小兒履也鞋履也鞞

足衣也釋名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洛神賦

詩句瓜田不納履古詩細軟青絲履整履步

青蕪 聽履上星辰 欲問何門颯珠履 並杜
初官惠文讀城旦晚入奉常陪劔履 家廟藏
赤舄 上方行賜尚書舄 並坡出門厭鞞鞞稅
駕喜巾履 山谷泥土滿靴履 草露濕芒履 並
坡步屨隨春風 花殘步屨遲 杜哀哉練裙子
負薪躡破屣 坡山河昔留賞屣齒無遺跡 歐卧
聽墻東人響履 坡垢膩脚不襪 杜履上足如霜
不著鴟頭襪 李青鞋布襪從此始 杜

古今事實

仲尼冠履

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
遠也 東平 王蒼傳

躡珠履

見王賓門

履無底

齊東郭先生武帝時待詔公車貧困行雪中履
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及拜二千石
佩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榮華道路諺曰相馬
失之瘦相士失之貧此之謂也

墜履圯下

張良游下邳圯上遇老父墜履圯下令良取之

良跪以授

識履聲

鄭崇為尚書數上書諫上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織履為業

先主少孤織履為業曹公罵云賣履舍長

為淵明造履

江州刺史王弘造淵明無履弘從人脫履以給之語左右為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於眾坐伸脚及履至著而不疑續陽秋

不棄蹄履見故人門

赤鳥几几以下係鳥

狼跋美周公也公孫碩膚赤鳥几几

履革鳥

文帝足履革鳥

飛鳥鳥

王喬為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帝恠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鳥飛來舉羅張之但得雙鳥

步彛郊野見酣飲門以下係彛

斫屨為業

江泌少貧好學晝則斫屨為業夜則隨月讀書

作屨以下係屨

黃帝臣于則作屨

供屨

鄭申侯見齊侯曰若師出於陳鄭之間供其資

糧屨可也

織屨為食

陳仲子齊人適楚楚王欲以為相妻曰子織屨

以為食恬淡無為樂在其中乃謝使者高士傳

衣褐捆屨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宋之滕願受一廛而

為氓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滕文

從者竊屨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

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曰子以是

為竊屨來歟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

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盡心

以草為屨

夏商以草爲屨左氏曰菲絲爲之官中妃嬪皆著炙鞮子

躡屨擔簦

趙相虞卿躡屨擔簦來說孝成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拜爲上卿

賣屨不欺

後漢江夏劉勤家貧作屨供食嘗作一量縷斷勤置不賣出行妻賣以糴米勤歸責妻欺取其直因棄不食

芒屨習行

齊褚彥回父湛之宋元嘉末爲丹陽尹魏軍至瓜步湛之使子弟著芒屨齋前習行彥回年十餘歲甚有慙色

織屨易米

唐朱桃椎結廬山中嘗織十芒屨道上見者皆曰居士屨也爲易米置其處終不與人接

倒屣出迎

係履

魏王粲蔡邕見而竒之賓客盈坐聞王至倒屣迎之史

皇甫規有重望鄉人有行賄爲郡守謁規規卧

不起聞王符至遂倒屣而迎史

屣齒折以下係屣

謝安聞姪玄破符堅過戶限不覺屣齒之折

一生幾兩屣

晉阮孚字遙集歷常侍侍中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屣同是累而未判得失有詣約者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簾以著背後傾身鄣之意未能平或有詣孚正見自蠟屣因歎曰一生未知當著幾星屣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木屣登山

宋謝靈運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障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屣上山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

還屣不受

宋劉凝之嘗為人認其所著屣笑曰僕著已敗家中取新者償君此人後於田中得所失屣送還不肯復取

還屣復受

齊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屣麟士曰是

卿履邪即跣而反鄰人得履送前者還之麟士
曰非卿履邪笑受之

不棄敝履

齊虞玩之為少府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唯玩
之躡履造席帝取履視之訛黑斜銳莫斷以芒
接之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
十年帝賜新履玩之不受曰著簪弊席復不可
遺所以不敢當

麻鞋一屋以下係鞋

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童八百後坐事伏
法籍其家產麻鞋一屋弊衣數庫其餘財寶不
可勝言顏氏家訓

鞋者諧

李泌未相時宿內院旦起竊泌鞋送帝所帝曰
鞋者諧也當為弼諧事且諧矣家傳

麻鞋

李白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

上樹竊鞋

鄭仁凱性貪猥嘗為密州刺史家奴告以鞋弊
即呼公吏鞋新者令上樹采果俾奴竊其鞋而

去吏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朝野僉載

文王自結鞵以下係鞵

文王伐崇至鳳皇之墟而鞵係解文王自結之
太公問焉文王曰吾聞亡君所與處弗盡其役
寡人雖不肖所與處皆先君之人也故無令結
之文子

武王鞵繫解

武王伐紂行至商山鞵係解五人在前莫肯繫
皆曰臣所以事君非為繫鞵世說

結鞵使之重

王生者善為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
王生顧謂張釋之曰為我結鞵釋之跪而結之
人或讓王生王生日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
張廷尉廷尉天下名臣吾故使結鞵欲以重之
穢鞵塞口

元載賜死謁主官乞一快死主者曰相公今日
受些子汚泥不恠也乃脫穢鞵塞其口而終劉

禹錫嘉語

馬嵬錦鞵

楊貴妃死之日馬嵬媼得錦初鞵一隻遇過客

一翫百錢前後獲錢無數小說

拆鞮線

偽蜀韓昭傳李台段言韓八座事業如拆鞮線無一條長者

古今文集

古詩係鞋

贈送棕鞋黃升卿 張安國

編棕織蒲繩作底輕涼堅密穩稱趾帝庭無復
夢絲絢上客還同貺珠履我家江南山水窟日
行山勞屐齒感君投贈欲別時布鞮青鞋從

此始亨衢知子方著脚直上雲霄三萬里泰階
歷盡郎歸來赤舄一雙應兀兀

雜著係鞮

鞮有繫帶

文子曰文王伐崇鞮繫帶則其物色已見於商
代實錄曰自三代有之謂之角鞮前後兩隻相
成中心繫帶魏文帝吳妃乃裁縫以綾羅紬絹
為之炙鞮子

雜說

陸龜蒙

傳曰武王罷朝而鞮系絕顧左右無可使結者

衛褚師呼聲子結襪而登席漢廷尉爲王生結
襪襪之有帶其來尚矣今獨亡之嗚呼古之制
亡者十八九奚襪帶之足云

古詩

馬嵬行

劉禹錫

綠野扶風道黃塵馬嵬驛路邊楊貴人墳高三
四尺乃問里中兒皆言幸蜀時軍家誅佞倖天
子捨妖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回轉美
目風日爲無暉貴人飲金屑倏忽舜英暮平生
服杏丹顏色真如故屬車塵已遠里巷來窺覷
共愛宿妝妍君王畫眉處履綦無復有屢組光
未滅不見嚴畔人空見凌波襪郵童愛蹤跡私
手解繫結傳看千萬眼縷絕香不歇拍環照骨
明首飾敵連城將入咸陽市猶得賈胡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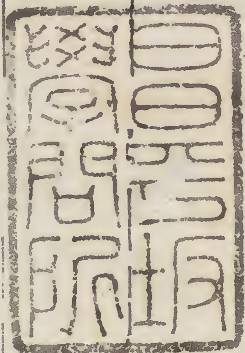
律詩

詠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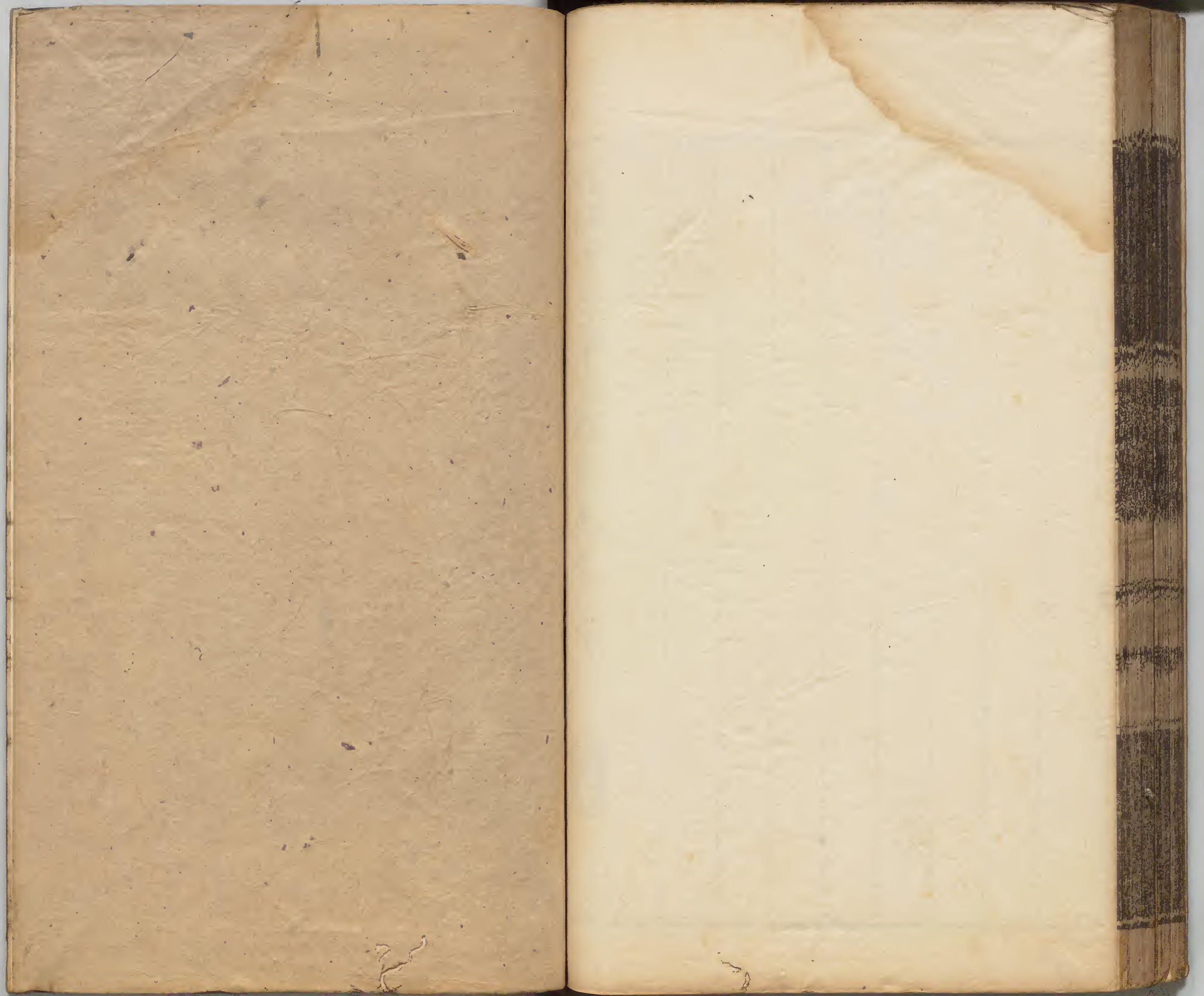
杜牧

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笋畏輕雲五陵年少
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



續集



1
56
2

陳書
圖

館

藏